二代婆媳

◎養生文化村村民　德蘭

只要談及婆媳問題，多數的朋友都有一肚子苦水。我做過媳婦，也做了婆婆，體會到兩種角色的扮演都不容易。因此，讓我有了入住養生文化村的想法，我要經營屬於自己的退休生活。

我婆婆是標準的中國北方婦女，雖三寸金蓮，卻人高馬大、能幹強悍。生了11個子女。她生產時從不找人幫忙，孩子落地，便以高粱桿割斷孩子的臍帶，包紮好立即去田裡工作。公公性情溫和，除了教書外，家裡農事全由婆婆掌管。公公對婆婆百依百順，子女也百般孝順，婆婆的地位至高無上。

剛嫁至夫家時，偶有爭吵，不小心被婆婆聽到，她會激動地跺腳責罵我。一次實在氣極，頂撞婆婆說：「老不問少事。」婆婆不停地拍手又跺腳達2個小時，為了讓她老人家息怒，做菜招待婆婆和她的好友，一場風波才算平息。公公打圓場的說：「我已經很糊塗了，您娘比我還糊塗，凡事您多包涵。」公公對媳婦說這樣的話，天大的事也會煙消雲散的。

在夫家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。公公逝世時，婆婆難能可貴的對我說：「你爺是享福享死的。」歲月悠悠，一晃眼婆婆不再罵人和跺腳。年紀愈來愈大的她常會自言自語，也曾問兒子：「你娘到那裡去了？」醫師診斷婆婆患了痴呆症。她病情時輕時重，我將舊床單及舊被套全裁做成尿片，時常更換以維持婆婆衛生清潔。我告訴丈夫，照顧婆婆非我所願，但為了他，為做子女的榜樣，我會盡力去做。當婆婆嚥下最後一口氣時，伯父對我說：「妳對得起咱娘了！」

轉眼間，子女長大成人。大兒子的婚姻是在倉促中決定的，媳婦的父母是我們50年前好朋友，住在香港，生活環境良好，媳婦身材高挑、皮膚白淨又文雅安靜，但婚後才發現媳婦有輕微智能

▲養生文化村裡有多樣化的學習課程，圖為長輩們聚精會神看書法老師示範教學

不足，原來她父母刻意隱瞞。兒子初入社會，收入不多，岳父母規定每月需支付孝敬費，第一年每月付百元美金，並逐年增加金額。

媳婦進門後，我把她當女兒看待。兒子教她飯前幫忙拿碗筷，飯後收拾飯桌，但媳婦不為所動。一向沉默的丈夫，開始打抱不平：「我父母生前你做媳婦，為什麼你兒子結了婚，你還在做媳婦？」岳父母無止盡的金錢索求，讓兒子無法忍耐，七年後他央求我：「媽，你答應我離婚吧，五歲的孩子，她媽媽不要，請媽媽幫我一起撫養好嗎？」

離婚後，我撫養患有「妥瑞氏症候群症」的孫子，照顧起來格外辛苦。讀完小學四年級後，兒子請求我們至美國與他同住，美國對我而言太陌生，但子女對母親有所求，又怎能拒絕呢？在適應美國的生活中，經過不少挫折，幾年後孫子也順利進了波士頓大學。

孫子用不到我了，我開始思考那裡才是我的家？正愁腸百結時，台灣的小兒子來電：「媽，我也離婚了。」我問他：「你三歲半的孩子現在誰帶？」兒子說：「我每天上班帶著他。」這句話使我傷心至極，現在的母親怎麼如此絕情呢？立即告訴他：「我回去幫你帶孩子。」雖然小兒子心疼我才剛把哥哥的孩子帶大該享福了，怎麼能讓我再帶孩子，我說：「無妨，閒著也是閒著。」

當時經濟不景氣，兒子籌組新公司關閉，投資失敗，婚姻破裂，使兒子幾乎無法招架，我不斷鼓勵他，金錢喪失了可以再賺，天下沒有過不去的事。在朋友介紹下，小兒子有了再婚的對象，客家人，勤儉樸實、氣質高雅，媳婦婚後將孩子視如己出，讓我感動不已。

子女總算都安定了，開始計劃獨自居住，早在侍奉婆婆生病那段期間，就決定當自己生活快無法自理時，一定要離開所有子女，不要造成他們的負擔。

在報紙看到養生文化村的消息，一來參觀便決定入住了，我把所有入住事宜辦理完成後才告知子女，一開始子女不能接受，怕母親沒有良好的照顧環境，也怕被人說不孝，直到他們看到養生文化村優雅潔淨的居住空間，完善的公共設施後，才放心讓我居住。

入住文化村以後，衣、食、住、行的費用全由子女提供，丈夫在世時，曾對我說：「你放心吧！未來你的子女不會對你不好。」的確如此，子女都體貼週到。生活照料方面，承蒙王永慶先生為老人們設想得很週到，除衣、食、住、行無慮還不夠，在精神方面一定要讓老人快樂不寂寞。王老先生的理想實現了，堅實又美觀的建築，入住後從不擔憂地震。屋外廣大整潔綠樹成蔭，花草有序的佈置，每當我由書房陽台遠望，都感到很滿足也很快樂。

目前在養生文化村三年了，生活規律，未停止學習，每早學太極拳一小時。想安靜時，居住室內一片寧靜；想滿足求知的慾望時，只需從五樓去三樓，便可學習我喜愛的書畫；如果想舒展一下我的心胸，可以任選一間卡拉 OK 教室，盡情地歌唱；還可以去對面的山上，觀望滿山遍野的果樹和芳鄰們在菜圃中種的胡蘿蔔、蕃茄、小黃瓜。

子女們知道我喜愛安靜，鼓勵我多到戶外走走，就在這時，文化村的槌球似乎在向我招手，去了一次便喜歡上，以後我會繼續去。

85 歲的人能有如此豐富的生活，還有高昂學習的興趣，我該感謝的應該是深俱智慧，滿懷愛心的王永慶先生，當然，還有文化村辛勤工作的朋友們，讓我真正享受快樂的銀髮生活。